

石  
筍  
山  
房  
集

石笥山房文集卷五

山陰胡天游雲持著

雜著

朱雲贊

漢炎如燿陰族來熸之佞臣託勇若家督之輔盜也  
屋社成窳新作漢璽奪威斗握煌煌高文當夜而惜  
慎堅冰履霜漸成師張蓋一言喪邦孰禡其不祥願  
借上方鹿角豈足折狐狸當道有憤其烈龍干未從  
若奸膽乃裂嗚呼去古逾遠世鮮直節磨兜勿言唯  
口有鉗鳳鳴諱間地虺紛紜顛倒失貞墨墨若夜非

子游者安使山岳爲之震海水爲之激檣杙爲之卻  
鷗鴟爲之伏日月回旣會之光宇縣復不灰之氣贊  
曰  
平陵大夫魯國男子始以俠聞卒用忠毀漢檻勿易  
直道彌旨視佞臣首不若一馬悠悠千祀誰繼友者  
殊空劔橫想壯音采

讀司馬相如傳

夫良璧有考財千金之價輕隋珠少瑩而照乘之光  
淺土具百行廡之則傷才雖十倍玷之莫掩丹華而  
亂窈窕君子其猶惡之芍藥以贈洎濱風人固云勿

尙許蔽愁稱其高節不登嬖童之牀楊忠襄愧污倚  
門乃毀冶容之服曾迴車于勝母墨卻轡于朝歌相  
厥所以有由然也特夫士有尙奇人矜豔韻五君孤  
女方曰搃公不疑無兄遂云竊媵一日所煽千載惑  
之故若人之短長誠未易而說也長卿風流奇士蕭  
蔽英人觀其慕蘭爲名游梁不屑終歲寂寞從容著  
書當爾之時雖子雲清淨無以過也且世祖雄才玩  
習羣下公孫儒者直等發蒙大中辟戟猶云俳畜而  
文園吏隱優游獨遭雅重禮數之隆卽不如汲黯乎  
實遠過張湯矣甯唯子虛豪賦發歎異時或亦姱貞

繁間足以取譽而自東都以還競相談記遺諫獵之  
舊章羨彈琴之新歌揆瑣語于稚川咏茂林之聘妾  
將其作達甚乎幼輿放跡過夫阮籍好色儕于端木  
穢行輒似興公諒彼芬芳詎當爾乎蓋褚少孫班蘭  
臺謬之于前而楊祕監洪侍郎辨之于後可謂出瑤  
璫于汚脂濯文錦于魚肆旨哉其有鑑乎其與夫致  
歎揚雄未嘗投閣者固不可同年而語也

跋絳守官園池記

宗師之文特奇麗不可作凡短語後世論唐時文最  
奇者曰孫劉元杜視宗師或勿若也雖韓吏部猶極

稱道之今觀所爲絳守園池記佶偃蚪繆非甚詳解  
卒不可得讀自宋歐陽氏之徒出雜相詆訶今夫終  
日飽粱穀而卻鳳丸不可爲善味終日聽鐘鼓而廢  
踞沂不可爲善樂必知九肋之美異牛鐸之響則公  
子方染指于鼎中荀氏且芻皇于衢路矣宗師所著  
魁紀公春殊集傳與他書皆不傳獨傳是記與蘇州  
越王樓詩序元和中記刻于絳州後刺史以宗師故  
其園池者雖屢廢亦屢葺焉顧于記所云云已盡失  
其舊來故所刻石觀之已鏟滅消磨而不可得噫絳  
爲郡古矣前後刺史數百輩或飾臺榭娛觀眺要無

有閭者獨以是記而絳之園池至今且屬于宗師予  
既珍愛其文方且惜其見于人者少又懼其辭之古  
而不悅于世或遂併棄之以與刻于石者之同其泯  
沒爲可歎也重錄而藏之以待夫士之好奇如段成  
式黃晞者云

書周遇吉傳

遇吉少且百年其爲人稱道至今勿絕然考當世所  
以少者傳說各不同予至甯武得檢次人王璠所作  
節錄補間一篇謂李自成急攻城語守陴以周遇吉  
獻否且屠遇吉間之乃使人縋己城下見自成大罵

竟爲賊燄殺及問其故老言往往與珥合于是知珥之可信其書事直而不掩而近世傳稱遇吉徒步巷戰被矢若蝟爲賊懸于竿射死之者之陋且妄而無足觀也且忠一也有爲之而得其至者有爲之而不得至者遇吉武人能不惜其死以身糜賊誠壯且勇惜其未能審乎義之不當出爲忠而不得至是其所以爲武人也李光弼與史思明戰常置短刀靴中曰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觀光弼之事可以論遇吉矣使其知甯武之故不可守引兵而東據險逼賊令毋犯京師上也不得已而守城破自死又不得已或



城破見執以歿其猶耿毅而光明柰何賊未入守未  
潰遽自縛以授哉予是以未嘗不哀其歿而尤懼其  
失也

書趙萬全事

明莊烈帝時會稽人趙應麟者爲書生貧不自得托  
致授去游北方與其家約幾年當復還後絕無有聞  
知畱所者應麟有子萬全始三歲依母丁以居及年  
十許問父何處返今爲何在也丁持萬全泣曰兒知  
憶爾父安使爾父誠得歸卒撫汝乎萬全遽大痛會  
飲臥夢若不甘者至十九請于丁願出求父丁勿許

萬全曰母固憫兒獨兒去無奉母者雖然願卽行勿  
顧時月幸必以父還始應麟困敝甚走之京師冀以  
獲富賢久客益流落挫忤崇禎末大盜入國都天下  
潰沸干戈棘道路客游者多不得歸應麟自咤意失  
竟轉徙趙代之間以灰棄其家二十年矣萬全旣獨  
行求父邏淮南北環齊魯秦豫返燕薊嘗數日乞不  
得食裂趺乳血髮肉脫易朽然如斷樞然終已不遇  
心疑應麟灰覩骸骨之殘委溝野者剗膚血滲之堅  
不入乃捨去復號呼于塗萬全之始出也懼己不省  
父狀取贖書應麟鄉里名氏年歲張于背以行久之

乃至馬邑馬邑故山西邊萬全秀皇邑中不得去張  
文義者縣人也間之歎曰豈爲趙君兒乎急走來視  
誦所負牘良契文義趨萬全過我過我勉具客我幸  
識而翁昔亾自兵中稱何從來五十餘巨願已髻卽  
無所寄倉窳歸我嘗爲我主書方且哀其旅次也而  
柳封之手樹之桺亦拱于原得示子矣萬全間言擗  
地哭奔之隴所仆絕不能起已太息曰吾初誓來父  
生迎使還天寶斬毒子雖然固甚不安于藁痛若罪  
腰脊庶招魂魄歸猶或少解吾母竟裹應麟骨步負  
以復于其家馬邑人相聚觀少畱之不可萬全旣歸

極勞勤養其母母以舍于墳三年以康熙乙巳歲卒  
後四十年大官有廉其事者表萬全異孝爲祠之廟  
琢石旌其門

書侯振東

振東肅寧人家貧去爲縣卒事令安懋修懋修治好  
猛或杖人枉色然傷不可數怒扑不可如故懋修陰  
與之振東短眇視若兀特負膽勇能人所不敢雖賤  
隸平常吒唱思因事自立明之亾也河北盜賊動數  
于一日合攻肅寧尤易其小先播語守者城破且屠  
城中人多恐獨振東進說令曰此喝我也當固守與

懋修意合卽日部眾拒賊城東北隅守弱振東請當  
之望見其渠坐馬上振東私計賊視守卒數倍保否  
不可知莫若先擊殺渠圍且解使走白令手礮擬渠  
礮炸傷振東股股折或勸其已怒不可再發果中渠  
渠糜餘立奔礮城中出追賊斬數十人令以此益多  
振東方厚賜之然賊去未兩日而振東竟歿謂其人  
曰礮反激時吾所忍歿不仆而必再舉者欲誓翦賊  
以全吾城故也

書李晉福

李晉福者事景州諸生趙遵譜爲僮崇禎中犬兵

入塞破畿南郡縣略地至景州晉福方隨遵譜行野  
外倉卒被擄去家人未知也去數日晉福潛自兵中  
還言狀遵譜家皆痛哭旋呼晉福已不知所之意其  
亾去也後三歲遵譜忽自歸家人且歡且愕以問遵  
譜皆晉福所爲晉福初以被擄告其家卽從遵譜出  
塞外備歷危苦遵譜初見俘時本乘馬馬爲人奪與  
晉福徒跣行居塞外久之有騎過遵譜識爲己馬直  
奪之騎者怒拔刀砍遵譜仆地流血幾死晉福負歸  
土舍中求藥裹創僅乃獲愈遵譜性瘳負氣不能爲  
人下晉福戒曰若此且速禍當忍俟之脫可得歸縱

不朕猶幸免爲人戮而尙欲如家居態乎兩人在兵  
中日益習其弁校試問晉福晉福詭言遵譜吾弟也  
兵中嘗呼遵譜有所役使晉福輒曰彼小弱不任爲  
代遵譜役兵中旣多喜晉福者後稍弛其防晉福乘  
閒乃遣遵譜亾歸竟得至家遵譜歸一年晉福亦逃  
入塞見遵譜持相泣也遵譜于當時無晉福者攜歿  
久矣晉福崎嶇不顧患難亾亾以從遵譜卒能全而  
脫之而已亦免焉彼所謂古烈丈夫之風者歟

書王孝廉詩後

久可詩興爽致適似其爲人久去鄉國羈旅以老願

意猶甚壯自古軼俗之士往往不能違命而身以聽乎其間方唐熙中福州李相國頗好推汲久可于時居門下拾科第頗易然竟勿得晚舉京兆眉須皓白又十有三年己八十貧不得已尚思進士舉嗟乎李相國時雖今不過三十載事勢殊異有不可勝舉者久可杯醕氣熱每爲客道感喟寥普足振目擬顧獨不能忘情于其詩以爲是固有在乎窮達得失之外者予然後知其有所自得不伸乎命而伸乎己彼其充然具者夫孰能詘之

士相見義



天下始易合者常若可悅而不知其不可久始難合者常若煩曲而持之可至于終身君子于世必無孑然下與人接之理也與人接矣斷斷然守其廉隅謹其文與辭若甚重而不可輕而不可以爲固者曰物不可以苟合苟而後易生焉未有不敗者也若是者其何以久吾于士相見之禮知聖人之意之深將進天下于君子使相與于義而相從于道也今夫諸侯之見天子卿大夫之見諸侯兩國之君朝聘相見擯而請焉贊幣而交焉爲其禮之不可已也至于士則朋友之職曰非其序序繁習之人卽其等夷同伍之

屬然且非介不通非贄不接辭讓指拜至于再三非  
其爲僞度以爲迂闊無當者之所爲聖人願嚴爲之  
制必不使去者何也天下衰薄苟且之端皆起于人  
之相狎而情之相瀆狎與瀆其初非不甚親漸而忽  
漸而離漸而愈離焉今夫閭巷之徒市井之鄙細名  
姓未相習猝然成交往來相逐未幾則疾如寇仇爲  
同類笑合不以道而無義以固其中也聖人知狎與  
瀆之不可故明之以禮使謹其文與辭則不敢苟矣  
守其廉隅則難親而有所自持矣有所持而不苟士  
與士之交久必相敬矣士與士其交敬且久必以德

義相砥切便佞匪辟者無由而至矣且夫聖人之意固非獨如此而已也聖人以爲今日之士卽他日之公卿大夫也惟以禮養之渙而守使固使知夫繫習之人等夷之伍苟非禮尤不可接況不以禮而輕見諸侯奔走鄉大夫之家者乎士相見之禮日行之于身而非其甚重者也苟或失之尙且不可況違冒安進以徼倖功名之閒乎是以古之君子從其教服其度其于交未嘗安且多其始之難也終合而愈固而朋友之節不衰于仕也必由其道退易而進難其立乎朝廷也亦無改乎羣而不黨之美及乎後世士相

見之禮既廢不行戰國游說之徒上書侯王盜取富  
賢至漢東都未以浮譽相尚聲類相埒應徒步千里  
而會者或數萬人而黨錮之禍起焉嗚呼道衰而禮  
失禮失而弊彰弊彰而害起然後知聖人之制不獨  
進天下于君子且逆知其事有所必至而以防害也  
害不可極卽何不以禮而禁而止也

蜂解

歲壬寅中央土齊魯之境熅燔騰生叢于隴者若海  
之出隄梟于乳者如子之襁母乃翼乃身鼓響駭震  
然浴土毛以爲廓也州邑大夫畏于令簡鄉里之戶

躬出而討之其行殺也律于磔叛寇翦怨敵族阮無  
邊于焉從役乎東西炙赤景蹈爍圻在位者或吁曰  
天之心也仁志生物不志殺物令氣滋不和夏積慘  
恣戮以謀矯勝唯盡蝗必致愈災盍赦厥餘召天以  
休祈克符帝衷庶微後穰解之日天以愛人爲仁微  
厲人爲仁以滌不仁爲仁微畜不仁爲仁且舜爲悅  
口戕人而砍凶者以仁式刑武王未嗜手擗君而鉞  
虐者以仁鑄兵向舜不明法武王不斷伐是以天下  
樂奉賊而悻視其殘齒也且饗祿者刑政蓄咎愆以  
招旱蟲又吝勤岷卹思假說以貽黎之凶其仁乎其

不仁乎

命說

僕居京師或愛僕者曰東肆有工能以命辨人吉凶短長指鬻祿約窮若鑑鑑狀吏洩獄瞭莫遁而成勿易也他日又至曰嘗試卜乎王公賢人四方來者咸往請蘄得一言子何樂自失僕告之曰若知所謂命乎始生而然以爲人之約窮鬻祿也古稱聖賢猶不免焉本乎天生乎地物之數以萬莫不有造化定吉凶木生而斷之土凝而坯之爲屋爲舟車爲樽爲薪爲瓦爲盂爲惡器彼匠與陶適然成之方其未始形

過者審焉能預得其爲屋爲舟車爲樽爲薪爲瓦與  
盂若惡器邪命之于人之視物吾又何以得其賢祿  
約寵者邪且命人爲之乎果天爲之邪假人爲之憎  
約寵奔賢祿均其力所至工奚分焉必天爲之其幽  
眇微遠度終不可得測昔者孔子有說矣其繫易曰  
樂天知命故不憂彌子瑕能致衛卿孔子曰有命孔  
子明其不可測故常罕言奚計約寵賢祿之適來者  
邪微論終不可測假工誠神得其賢祿諾者必喜以  
愉得其約寵席者必愁以悲其不能更吾悲愁以爲  
喜愉也假猶能更吾悲愁以化乎喜愉誠未可所工

術易孔子說若然子何卜爲三代始盛士修其躬治其家賢能授官升才于朝氓農勤功商工賈服其世罔或間是說者自夫賢不必賢不肖不必賤智不必亨愚庸不必困術夫瞽師因得持其妾倖而乘之以誕鬻乎世苟少明其陋雖誠不必學于孔子猶將斷斷無所移惑惟婦人豎子臧獲賈販悅賢祿懼約窮謂術夫瞽師足以命己也鬼神尊其言羣相告其名夫何恠而貴焉婦人豎子非能知有孔子者也臧獲賈販之無愈于婦人豎子也士衣冠稱名非孔氏書不得進苟言不由孔子于道也羣罪爲畔孔子進以



禮退以義獨攘攘乎悅賚祿而懼約窮吾又安禁術  
夫瞽師之言之不尙于孔子者耶

守說

禮之視而恥貶焉以守乎士宜也士之不能守貶之  
不能恥奴隸厮養之賤得起與士相持接不復知其  
亂然則何士之有哉今世舉于鄉與第進士謁舉之  
者之門其門焉者視爲利而以謁市公相循舉之者  
與所舉者亦視若宜而無所恠公相循一人不然非  
譏其吝于予卽議爲不知所德蓋羣喪其守而禮輕  
于世久矣獨許君者一反所爲雖遭訛怒行之甚堅

夫非義勿與感恩無所于私非愒也介之守而古自持也君益勉焉舉者次當得仕吾間大吏之門僕暨眈眈巖巖蔑令長而取致其利視謁舉之者辱瘡甚不肖甘焉能守是以往無或變屈行焉盡其餘當官之節不患其或失矣

釋陳秀才疑夢說

彼聖人者何如哉寵以事而無勿知敬之以理而無所于惑若是止矣窮與惑者之不必非聖人聖人于時且不敢自謂果無窮與惑乃歎理之誠少足據事尤不可知也顏跖之富天既諗乎世首陽餓夷千駟

祿景進之忠者戮直者蹶愚者夏屋才者寒谷不肖  
易亢持印會肉凶吉而逆惠易詩書所稱如瞽語目  
進之砂礫爲金玉鴟梟爲鳳凰星隕而石日月至神  
而或會其明又進之何狗而冠牛何人鳴豕乃立號  
狐狸畫雄荒荒昏昏古云自今疇不愕焉抑疇用若  
事也聖人而尤神無若黃帝孔子列禦寇言夢推爲  
知之黃帝孔子之不能知也予有以識其猶士師然  
且夢寐虛假可掌而占雖至綺噩巫陽在焉若夫墨  
墨泯泯鬼未能審顛倒紛迷曷知其誰福祿所集與  
惡爲比賢者佞佞害唾厥履嫫母刁父文章襪襪在

以易常變不得止不瞑而寢廩訓未已不然之然詎  
燭厥理然則黃帝窮孔父惑何況屈原之徒問焉不  
聞易歌而哭或鴈子子曰若子所言皆夢也吾與若  
居天地中視天爲夢覺天方夢夢烏知子所云非天  
之夢至偵且極而因有是卯善占夢者說與人事反  
故夢泣得飲夢杖得肉夢棺而仕夢糞獲資子亦知  
夫王公之饗南面之樂皆僕夫所假者乎盍常視天  
夢與否而求其所反其事與理宜有若然然則知之  
而無所惑庸必聖人矣哉子善其言從而志之會力  
夫陳君來京師相見出囊中繪圖說有所云寔夢者

喜得發或者之旨乃書以貽力夫使有所解焉

王大夫述

甲辰二月子自杭以舟而東有上虞人來載者狀甚  
遽叩之乃對曰吾大夫王君卒次歸喪京師吾將從  
邑人祖焉語終蹙然于是詢之曰子之君亦奚政之  
惠于若士乎訟息乎獄罄乎刑不施乎盜賊徙去乎  
利興而害剔而教化徧洽乎則默然哂遲然應曰否  
否然則子之情如喪親愛而不能已其若何曰吾大  
夫爲治訟卽不息而聽以平獄卽不罄無濫且有卹  
也刑不得不施而慎又從其省者盜賊或閒發擄于

庭治而諭勸之時時峻吏胥不得奸武猾不得暴催  
科無有迫當事無有惑是盡心于民彼利之子而害  
之去教之行而化之及果令一人責耶吾固好游今  
天下割省大小十五嘗以至焉郡百數十州邑幾二  
千守長廉惠未數聞其貪黷殘鄙接壤聯境符出一  
孔來吾大夫之政以賢于盜祿血國豈不謂遠哉如  
必子之所云古吏之良也于今其奚獲焉子聞而喟  
然夫三代而上非賢且仁者無以涖官故其政均而  
民不知所頌三代之下所以爲治者旣衰若兩漢循  
吏猶多以養民導俗爲務後世益媮選舉術乖託要

重者雖玷位無罪善諂賂者而牟賊曰才是以民誹  
不服具瞻而嘻若王大夫于虞非有異施家感人說  
已懼若來者之難似然孟子曰饑者易爲倉渴者易  
爲飲其信然乎吁

伐石志

越山石多而採習百材資焉宮室之基礎輿梁之構  
道路之布礪磴杵曰鐘氏之硯具罍師之權扛封柳  
之合皆取給工以需之博也將盡山伐之其始發集  
十百儔登顛東西視相厥腴脈剝土之膚于外者乘  
其燥氣輪水激之已則礪豐然後環巨鑿竭勇擊焉

塊而材鬻或值大堅不可猝伐橫崖植椽腰紐懸撞  
之崩岸削絕下臨洞黑生活乎中者縛柔木爲雲梯  
接數十仞猿猴臂聯力拊喘升或繫脫階絕霍飛鳥  
墮骨無完收伐之久門戶呀豁漸入愈深中空室堂  
傾穿與窳龜行狐蹲吹炬擊敲后時傾砒羣醢于內  
或石盡底通冒洪濁漂歲灰者數焉子游于山間憫  
其險劬試慰之曰若拮据乎是毋或憊與工人顛然  
太息曰豈謂斯役之不吾困邪吾始爲農佃田耕之  
計幸卒飽比歲登收者繹至飲食舟車之畢償算贏  
穀無多矣設穰餘二三月會謀貸補餓罔資洩芸矣



歎卽賣質子矣夏視吾里之農者或銍甫釋而釜空  
于家矣所以炙烈暑風沍冬犯虺蜴闖虎豹雜佞鬼  
乾汗涸噓腫裂肩胛而來役此庶幾罹傷歿博入不  
皴得日倉容躬且體其家自頌之歲海汐大潰入漂  
其捍隄官出符築之籍吾名于府旅往工遂禁民買  
併爲致傭苟私有貨事輒降重罰以故利絕乎百需  
而費之罄于呼者僅膚不剝也若估價視常減十一  
發金于藩吏乾沒十一經縣郡吏復然持以械吾徒  
值旣不足又科責侈巨倍眾方加日時愈適就困然  
以成之不效亟也時扑于廷裏創以趨罷雨雪奔道

路病不得休吾茲役也三年矣痛孺婦之瘠弗遑及  
黍越視者勢使焉假無向擾而仍吾初吾或太守令  
尹卹其罷而薄墜之吾雖瘖手塚足猶私循以甘而  
庸惜憊于吾躬者邪曰然則子盍返諸農雖艱食庶  
少逸乎曰隸旣不得脫且吾賞以工追暵吏狀觀催  
斂于鄉者迫殆甚焉吁可悲哉吾徒以其勞也恫工  
之言推農之事是蒸蒸之不困也鮮思夫養人者焉  
司衡君傳

衡于物爲用也博有君子之道焉余偏覽稗  
史古今滑稽之流其于食飲器幣昆牙艸木

而假文辭者略徧獨少及之者試列其事以爲傳云

司衡君衡程者棗氏人也其先有事秦皇帝爲治書御史始皇勤嚴政事令捧石侍左右受洩獄市文秦必使較輕重至與石等不然不輒休始皇喜退而笑曰侍史實佐子無何燕客慶卿來獻督亢因以劫秦皇秦庭大驚擾亂御史君亦暗仆柱下頃之事定惋咤曰秦法羣臣不得持寸鐵上殿而吾實縮大椎廁楹楯閒不急取撲賊而負無且獨以其藥囊爲功因遁去潛以術導陳平方困賤爲社宰謹奉教人咸

悅服之由此名大起以至漢相然亦不能竟其術也  
漢定天下無意修禹和鈞周武王權量法度之政君  
知其不可遂隱化勿復見而其子孫多臧居市肆與  
黜僧者游閒亦有顯者至君蓋數十世矣君始震數  
有恠徵太史占之吉繇曰黃鐘之宮會黍始翔日記  
月次與時偕行稱物平施天星煌煌利以順動不利  
于臧既有狀頰瘠而黔白瘡若鱗甲者千百繞背腋  
父老竊相謂曰昔劉季左腋七十二黑子而應帝王  
而其祥如此庸知其既乎君性沈默不言嘗有平天  
下之志願不肖苟求用人以事相與或就請君君舉

數示之皆意得釋然退無復軒輊爭君所交游唯與  
釣州權氏稱最善起臥居處不少離常曰世非子不  
能用我亦舍我無所用子沛公子何固若左右手者  
也其相愛信如此以故權氏猶君亦見重于世世以  
權雖推魯少文不如君而厚重過之其後竟以功受  
封邑千鍾眾因以稱云君始仕小官金粟鹽鐵瑣碎  
之司無不歷凡所定法咸奉以爲準尤無少乾沒持  
身凜然若未嘗親其事者時宋景嘉元年求賢良士  
聞君名徵入拜司衡卿詔曰朕唯保衡側遲久矣不  
準之任願有寄也朕帝方恣虐屢歐踐宗室嘗以相

東王彥體二頌號之爲豬王他二君入朝遲三鈴四印立殿廷側帝命左右持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茂及或竹籠而盛之顧付君以爲樂笑君諫止之不可因遂發憤頭搶地踊及雷聞抗言曰陛下資爲天子而弄諸父爲戲何如主乎臣卽荷提挈亦執法持平以事上餘非所知也時帝驕甚諸公無敢諫驟見君若是爭叱呵或挾持使謝君愈彊怒罵曰若曹徇曲無能斤斤銖兩繩人主而顧擗吾直乎因絕其冠纓頓或于地上大怒席出將斫折之久乃獲免君旣放歸不自悔徧游人家或混跡列肆已而歎曰揚桴所

謂汙辱之處也雖然三人之司必有聽辨吾苟平其政不謀其利亦何愧于身哉于是徧召其族人而戒之曰昔吾祖稱嘗仕蜀以均平公正顯名當代諸葛孔明尤尊慕之嘗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重輕吾父兄子弟篤守其道以是爲宰相天下可運諸掌以是爲廷尉當平反無冤民以此稱進人士大小不遷而皆當其用以此爲郡守則廉平最世世萬子孫幸無變也苟易其數而從人取子則非衡氏之風矣第與莊周之徒絜不協肆意侮君至欲相摧折君不爲動而學浮屠者屢往往援君謂契乎方等之教也君

大宗曰剛氏材能任重大然非人肩負而薦升之尤  
不易用而其族遠孫曰戈星者性輕佻形質眇小特  
多竝于人人或出入必與借君聞之笑曰吾有功于  
民甚大嘗依戶牖閒是小有才脫刀鋸之餘幸免銷  
骨之憎獨美宮室以居據金刀之資司支度出內之  
任朔饑侏儒飽又何恠邪然出沒裨袖人得狎褻如  
倖夫弄兒甯足論乎其居天平郡者亦與君爲同姓  
不可小事試當大議論必重邛之人爲理其平然君  
雖衰道自以爲合于聖人之法而去古寢遠僞薄者  
視君爲少能不足任用其子弟又見奉其法之難合



乎人也而時方盛尙桑孔宇文王鑄之術于是稍盡  
變去專務出入多少迎媚人由此君益衰未幾老且  
病瘵之環于背者半銷滅類癢孔然或戲之曰神龜  
七十二鑽而智未盡也今君鑽愈多然計數亦愈耄  
矣而其友權氏亦厭苦君不識通變旋引去與其俗  
之善俯仰者滂君廢然卒其後有稱者曉治歷常閉  
閤室中置炭驗輕重推陰陽修歷者以爲候河隄謁  
者以善占驗歲使視黃流準其縮盈仕唐神龍中嘗  
副昭容上官氏笱文章曰也稱旨樂與梁公姚崇善  
崇把氣鉤謂之曰語云直如弦亦道邊曲如鉤爲公

侯欲使子爲曲則曲不可爲欲子爲直者司衡君固不用矣稱默不應崇以爲有先世風于是作箴貽之太史公曰衡氏受姓最古在舜巡狩時合四姓侯召見考校所謂律度量衡者也後嗣勃興趨平物爭昧勢拘古卒廢無迂順時抑揚與爲嬰兒要之識時務者乃爲俊傑哉

淳于先生謂齊王

齊大饑三年不禾吏習王之憎聞也詭爲穰焉明年淄澠東洪濟濫其西河薄洛交益大魚齊民阿大夫迫于怨始半而人之潛王慚無能隱以使者彊往粟

卹焉淳于先生謂潛王曰王無卹矣王曰國裁勿卹  
可乎先生曰王將以振人乎抑以振鬼也王曰何也  
曰振于人焉則勿及矣振于鬼焉則勿會矣故臣願  
王之勿卹也潛王大怒曰寡人曰恩齊民誠若不及  
今先生議休之是不仁責寡人苟無說且將以鬼事  
先生淳于髡仰而笑指而稱曰王不聞東郭氏之牧  
乎受命主君未嘗飼焉日操箠以責其息牛羊盡于  
野犬彘空于牢而牧蒙上賞後雖益之芻呼之秣皮  
骨之肆于鞞鞣鋸錯中者不能驅而甌矣齊民飢者  
幾時也竄溝壑拄戶巷十九而殣王吏又羣掩之責

其穰賦當此之時民懼王之吏切髓薄骨然其亾者  
亾者未敢起殺吏以逆王意則亦王順孫孝子  
也且王非不聞重喜吏掩而利其穰賦也人有恪貲  
者子方疾諱而任之客曰公奚不療之對曰療將失  
貲子死之不療也貲則益矣然而後亦孤矣故愛子  
而忍貲貲可復愛貲而忍子禍其族死而振之子安  
飽之臣見王之飽死子也非徒哺不及又有以收其  
餒此臣之所謂振鬼者也

設周馬正語

周太僕爲王料馬將陳其齒之長者休之而益以芻

賦曰是力多矣馬正進說曰臣始掌王牧固見夫駟者駑者瘠者駢者蹶而虺隤者計其奔汗之費而拊之長也日王冬狩駒未盛息不備御數卽羸而充之莫不哀嘶首抑若負疲老不可復責竭力他日校人秣芻豆少乏輒怒而鳴又自謂盜驪騷駶天子之駿宐倉重倉且田獵安事也非有行陣之勞傷歿之患不中騶馭個已如此向馳革車托戰鬪而僨吾轡者久矣然其小馬者師其老馬者馬馬相循唯牝而是攻唯圉而是踉唯藁而是甘倉平官愈多而一不可用是酣生蠶于延而役歿骨于國也將吾馬政毋能

或修以致此患太僕曰然則如何曰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夫馬之害馬小人之害馬也病乃絞吾愛其失通其志氣調其樸網其惡時施其振教雖駑駘之弱騏驎驥騮焉而可同功周人不能用後日蓋敝宜王立始修其法而東都乃續詩人爲之歌車攻

刻田單將軍碑陰

方將軍走安平鐵籠全宗人時意志固已遠矣由是收卽墨之餘保東海之上拒燕師之彊敗樂生之忿使艸木見其君主山川復其姓氏甯不謂爲天下豪或曰功成之後隱身以退若范蠡蔡澤豈非遠歟何

至命懸于九子德成于貫珠齊國新復襄王未賢四鄰交窺敵怨莫解故身畱相齊以固夏興之勢免冠徒跣以釋震主之謗齊有將軍古社稷臣也又誰能少之然使潛或有道燕師不興臨淄營邱無有警響將軍且與祿祿者朽沒卽一旦富貴而人視之亦何異其市祿時也烏能揚全齊之功光千秋之名撰曰士有不用適如處女投機之會虎嘯鵠舉彊燕在握亾齊非懼一朝成勝于載甚武廟圮臺荒山峽樹古海雲朝上風松夜舞舊壘仍存遺營可觀靈颯颯將軍之宇

敘柳氏僮

越柳氏者嘗尉蜀券蜀兄弟三人爲僮曰大曰二五  
皆呼爲兒後罷攜之歸任勤苦事瑣細罔不盡于柳  
柳遇之暴不怨也鄉人多憎柳者導使僮曰翁爲  
父吾固猶子也見子奉父未見逃父者則以告二五  
咸若兄言數年柳歿子盡貧先喪伯仲季與兩發日  
亦分將售所居宅僮進叩頭曰主何祈也是舍甚完  
翁固買遺子孫歿未幾而安他人是大恫翁靈也且  
主東西庇人宇終不適而發尤非僞誠患朝夕者兒  
帥二五佃田力生穀傭以供漁販以給終不敢貳其



奈何自弛因遂涕泣季與兩嬖皆感動乃不復分或曰僮爲義以名博者歟季非有骨肉親不可解械且翁酷之久孰無難焉而願盡于柳信夫孔子曰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彼忠爲臣者蒙患圖社稷罔身是計而奚他利焉春煉之法善善欲長推物可厚也間善而彘者絜己以薄也僮誠名吾猶將義之況魯而載以悃者歟彼名之彘者吾又烏知其所信于實者何等邪其或未學于春煉者邪而謂天下之果難于善而忠信之行皆出于非其性邪僮今且四十餘一二五力尤壯時出人鄺市于竝識之

鄧邱亭考

水經注汾水西逕鄧邱北故漢之方澤也賈逵云漢法三年祭地汾陰方澤澤中有方邱故謂之方澤邱卽鄧也宋祥符四年眞宗祀后土禮成登鄧邱亭以望河汾古鄧邱在汾雎之東漢舊儀云雎上一曰葵上顏師古曰地本名鄧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如誰因轉作雎目鄧邱水經注獨作鄧以爲許慎說文稱從邑登聲則所學之異隋陸法言廣韻亦爲鄧同漢儀師古之說也

湯陵考

古之記湯陵者凡三皇覽云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  
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括地志  
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又云洛州偃師縣東  
六里有湯冢近桐宮括地志又云雍州三原縣有湯  
陵湯臺三原湯冢蓋西戎之君號亳王者可置勿論  
若薄城北郭則杜征南云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  
所言與括地志同後漢郡國志近然湯城故關伯墟  
虞有祠地有桐亭與叢薄地至近然湯冢在薄宐矣  
漢劉子政諫起昌陵歷指堯禹所藏至于舜湯則以  
爲無葬處宋羅長源始疑其說然長源引聖賢城冢

記謂湯冢自後魏天賜中圯于河乃歎子政于言不  
苟子九恠長源之陋而闇于識也夫子政之學無所  
不達假湯冢有在詎勿知者且不獨子政昔墨子論  
節葬稱堯穀林舜南紀禹會稽亦不及湯是可知湯  
之葬古失其傳味其地在戰國時已然而子政之云  
無處誠有由然矣顧自魏晉以來謂湯或在濟陰或  
在蒙溝或在偃師雖與子政不同特以湯所常都處  
言之卽不必果然庶幾于理猶近至隋文之世乃獨  
祀湯于汾陰則傳記所勿聞前儒所未說用其不經  
事誠大惑唐知其非故去汾陰而特祀湯于偃師以

爲湯遷于是也。至宋不能守唐之是而用隋之非，還于汾陰，夏立祠廟，後世因之，遂成故事，習勿知考。于是湯陵乃竟在此矣。予竊謂其必不然者，有四。昔堯之始國，封在唐，及爲天子，乃入都晉，故後世唐縣唐山得有堯跡。若湯先世，雖曰屢遷，然相土居商邱，上甲居鄴，而湯居亳。史記言湯從先王居，謂帝嚳都亳，湯自商邱而亳，故曰從先王。卽後世言南北景亳，蓋有三要，皆在河南。未嘗略及西河之遠，則跡所勿居于陵，何有是？其不足信者一也。舜崩蒼梧，禹崩兪稽，竝以巡狩所至。故今粵西浙東得有二冢，若斂鴻

無巡狩之文汾陰非巡狩之地何有崩且葬乎是其  
不足信者二也謂湯都垣曲乎故陵柱是然觀周漢  
帝王竝都關中其所葬處皆在百里內遠不過二縣  
今自垣曲至滎河且五百里而殷家尚質亦無有越  
都畿而遠葬之事況垣曲又實非都乎而葬安由至  
此是其不足信者三也自古天子巡狩所經其地有  
先世帝王陵廟必告而祭焉故秦始皇上會稽則祭  
大禹漢武帝至江南則望祀大舜唐元宗將東巡則  
遣宋璟魏知古蘇頌于平陽祀堯蒲坂祀舜安邑祀  
禹汾陰之近也而不及湯卽漢之武宣光武及唐明

皇帝又嘗至汾陰矣然祀終不及湯夫非知湯之不  
在是而無用祀乎以此論之是其無足信者四也或  
曰汾陰故有殷湯城使湯不于此城何以名則不知  
汾陰之城魏文侯所築無與于湯括地志云汾陰城  
俗名殷湯城以其稱之無稽故特謂之爲俗名且古  
固多有以人之姓名稱其城者若漢時趙信所居卽  
呼爲趙信城蜀有張儀所築卽呼爲張儀城又古多  
有姓名同于前代帝王聖賢者如陳王博士孔甲則  
無殊夏后高祖功臣周昌則直似姬文安知秦漢之  
世不有殷湯其人者居此因以號其城乎而欲引以

而于湯詎不惑耶或又曰然則路史所引城冢記湯  
冢于後魏時淪圮爲張恩霧之于河則果不足以信  
歟曰是正吾所欲辨者記言湯冢圮于後魏中夫使  
冢果在是則未圮之先人應共知宜蚤著于世何絕  
不聞必使圮而後知其爲湯冢是說之謬也記言冢  
銘二千年困于恩天銘起後世湯時無是且傳記所  
言不憑其子佳城鬱鬱皆以爲銘出于墳則好詭尙  
異者僞爲之目秦始皇欲發孔子墓視銘而止亦出  
詭妄豈湯伊尹以聖人而同術者爲推測又說之悖  
也則常求之水經注矣以道元之奇于事無不采況



身當北魏之世使湯果有陵陵果圯明器果爲恩棄  
必詳記之乃其于皮氏汾陰不過曰耿祖乙而已鄧  
卬漢方澤而已介山而已臚邱而已絕無所謂湯冢  
者圯而震者然後益知城冢記小說者流語盡荒唐  
而長源據之以譏湯冢之久沒是其陋誠何如若乃  
舊志謂元癸未歲淪于河以石柩遷葬東岸夫既言  
淪尚何有柩之可遷且桓司馬爲石柩孔子曰亦欲  
速朽湯甯與桓司馬同其侈哉而爲石柩乎是以飾  
言湯冢之所爲陋尤出于長源下者或以史記秦甯  
公三年伐湯杜湯杜亦號亳王與秦戰不勝奔戎所

謂汾陰湯陵者疑卽湯杜亳王者是或又以湯之子孫有封國者亦號爲湯是皆古所未詳特尋皇覽所言與括地所志冢不在此亦甚明白惟偃師薄城冢尙有二則猶其疑于此益歎子政謂無葬處其學廣識達所論獨偉矣明初宋帝王陵寢禮官不能辨徒循宋元之跡而舉之其尤失者至以宇文氏所立之元寶炬當北魏孝文帝夫孝文初從其太后于永固陵後此洛陽乃自壽陵于瀍西南伐道阻歸葬于是此史籍所載可得稽考尙乃不知況湯陵也哉又近世間喜縣亦言有湯陵李汝寬頗辨其失其言曰據

劉向則湯陵所在不可知據尚書注雖知桐爲湯陵  
之所在不可知據文獻通考及喬宇等所言雖直指  
滎河而猶未盡信也嗚呼若汝寬者庶其知言者歟

論周尺

案諸儒因不明周尺之義遂致紛紜徒作算博士竊  
意所謂周尺非指周代之尺而言周者盡也凡尺之  
用盡于十至十則爲丈而非尺矣此言古今丈田之  
不同丈田而于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而去其二尺  
而以八尺爲步古之步田則然故曰古者以八尺爲  
步今于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而去其三尺六寸而

以六尺四寸爲步故曰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細  
究之義自灼然不然何不曰周以八尺爲步而云古  
者以周尺乎惟古今尺步實不同故明著其文曰八  
尺曰六尺四寸故知此周尺之周斷不指周時言之  
今則指漢時也然六尺爲步季本謂是古法不知實  
自秦始司馬法所稱且置勿論商君在穰苴前故知  
由鞅始商君治秦步過六尺者有罰步過六尺正謂  
步畝之數蓋鞅因古馬八尺爲步則步寬今去二尺  
以六尺爲步則田必有餘積其有餘則田數增多而  
賦稅加益此下令墾州時阡陌經界并盡變古人者

也惟田數增多故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  
三十步兩古者則指周時且兼夏商言之自夫天地  
之數生于一成于十律度量衡本自然之數故十寸  
爲尺一定不可易者惟蔡邕獨斷云夏以十三月爲  
正十寸爲尺律中太簇商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  
律中大呂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鐘後  
人據此遂以周尺果八寸殆恐不然古人用尺無不  
以十寸爲定者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爲一  
分十分爲寸積十爲尺漢志云度者所以度長短也  
本起黃鐘之長以黍度之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

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此其明証  
哉自黃帝至三代漢唐無不以十寸爲一尺虞書同  
律度量衡正恐其于十寸之正或有長短不齊故必  
同之武王滅紂卽謹權量猶舜之同律度何得言禹  
尺十寸而殷周遞滅其數豈理也哉又考周時尺與  
漢晉時尺短長正同汲冢得古周時玉律卽玉尺也  
荀勗揆校比今尺長四分半後始平掘地又得古銅  
尺亦然則知周亦不以八寸爲尺明矣如蔡邕言周  
以十一月爲正律中黃鍾則黃鍾九數周且當依九  
數以九寸爲尺何取于八益知其不足信也

辨萬泉滎河爲古冀耿地

予作地表以今萬泉滎河宜爲春炆冀耿二國地據後漢志河東皮氏有耿鄉冀亭晉獻公滅耿杜征南注云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是故耿國也春炆冀伐虞杜注云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自後言地興者以今河津爲漢皮氏縣卽古耿國至于冀則無有及者是蓋不明于封疆之制古今地理之紀而徒以後世之縣域畫前代之封疆無怪說多疏而干載以上昭然可見者就歸泯沒也請得詳指之水經注云汾水又西逕清原

城北故清陽亭城北有清原晉作三軍處也汾水又  
逕冀亭南京相璠曰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冀國之  
都也汾水又西與華水合又西逕稷山北山在水南  
可四十里許山上有稷祠下有稷亭西去介山十  
五里汾水又西逕鄧邨北邨在介山北卽汾山也高  
可十餘里山上有廟側有靈泉祔祭之日周而不耗  
今據萬泉志介山在縣南二里上有神祠介山東十  
五里有稷王山上有稷廟與道元之注古今正同蓋  
漢時無稷山縣而後漢志間喜邑有稷山亭自冀亭  
之南漢皮氏與間喜分縣界而稷山延連甚大東西



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其東南爲閭喜其西北爲皮氏  
今之稷山蓋隋析閭喜所置自是漢之所爲稷山亭  
者不屬閭喜而唐又割安邑龍門稷山謂縣地置萬  
泉縣今考萬泉東北去稷山不過三十里萬泉北至  
河津僅二十里西北至河津亦僅二十五里以是求  
之則不獨河津爲皮氏卽稷山萬泉雖謂古屬皮氏  
猶可焉而所謂冀亭在皮氏東北者正今稷山河津  
兩邑之交春秋諸國大者數圻次亦百里計冀當時  
能再興師伐虞入顛軫之坂類非弱小卽以百里準  
之地亦不盡一縣況皮氏有冀復有耿同在一時難

爲二國而自今河津北爲甯鄉縣則北屈所居也其東爲絳爲閭喜又晉所有也東北之地旣非冀城則于其西南爲之封畛而萬泉屬在至近以爲冀地夫復何疑彼云在皮氏東北特其國都耳至于疆土大小近遠之所在恐未得以一亭隄也且言耿國者旣云在皮氏東南則就河津論之東南至萬泉不過四十里南與西南至滎河亦不過三十餘里其東北旣有冀則亦不能不于西南而立壤土身則今滎河之宜亦爲耿地者又何所疑彼云耿鄉在皮氏東南者亦特言其所都耳是蓋度以地形審于事理參之以

封建通之以古今雖載籍有勿詳前議有未及直可  
取波而無惑焉不然春秋之初魏國未及分晉且未  
之并記國名者無他小侯今二縣地畝冀之屬將虛  
焉而無託哉

辨耿非祖乙所遷

余旣辨少康綸邑之非且謂滎河宜故耿國地若祖  
乙之耿猶少康之綸也已稍見說于地表顧尙有所  
未盡書盤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蓋殷家國邑屢徙  
路史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然路史知辨五遷俱  
出盤庚之爲妄亂乃猶以龍門故皮氏縣東耿鄉城

是祖乙所居則仍蔽于舊誤而不能通據漢書地理志皮氏注耿鄉故耿國晉獻公滅之以賜大夫趙夙後十世獻侯徙中牟其言耿可爲詳矣然初不及祖乙竹書紀年祖乙勝遷于庇沃甲祖丁因居之紀年所載雖與太史公爲邗者不同然亦終不言耿且太史公篤學好古生于龍門去耿至近而漢距古未遠使祖乙果嘗居此安有不熟問之顧于殷本紀必曰祖乙遷于邗而不以耿哉耿之云然徒見書序前世達識通人多疑書序出于僞作義理淺俗殆未足信唯博士授書守而尊之後作疏者遂謂耿是反譏遷

邢之言乃子長自爲說亦已隔矣且書最初時爲之  
傳者則孔安國後注書者則鄭康成乃孔鄭亦但依  
序言祖乙遷耿未嘗實指耿爲何地其曲爲之說者  
又謂古邢與耿通太史之邢卽皮氏之耿是又無稽  
之甚者也考邢在春秋爲邢侯國秦屬邯鄲郡石勒  
所謂襄國者今順德之南彰德之北乃其故墟昔者  
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竝今彰德衛輝閒地惟囂近  
相故亶甲得以就其近而遷焉唯德相近邢故乙亦  
得以就其近而遷焉又竹書之庇地卽爲邯亦在洙  
邢接望邢鄴合以求之祖乙所遷定不越是皇甫謐

謂耿在河北迫近山川王肅謂祖乙至盤庚五世邑  
居墊隘水泉蕩鹵鄭康成謂民居耿久奢淫成俗以  
今論之邢鄴之間北太行南漳洹大河經流則山川  
迫近之徵矣史起之時漳尤爲患始洩而渠之以漑  
則墊隘蕩鹵之驗矣魏俗儉嗇褊急至今如之民雖  
久居俗自難變惟河北厥土沃饒樂風靡蕩其習易  
成則民俗奢淫之效矣凡此諸端竝居明耿之非證  
邢之是世有好僞者亦指今垣曲爲湯都夫湯居洛  
陽偃師去垣甚近然且實未嘗遷而都此况邢即在  
洛陽東北不但數百里彼祖乙者亦奚爲不憚險阻

必遠去先王而來耿哉知湯不居垣卽知乙不居耿  
彼酈元之徒唯事好奇于注水經輒復道之昧勿審  
焉故著其說以埒于地志俾與少康之綸同正其失  
也

石笥山房文集卷五終